

sina 新浪读书

伟大的神话，从少年的幻想开始……

雷震子

因果

贰

陶正直◎著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因果

貳

陶正直◎著

高震子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策 划:蚊 欣
美术编辑:宋文岚
装帧设计:小 曾

责任编辑:张 旻 洪 红
插 图:张晓雨 周华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雷震子·因果(贰)/陶正直著. —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2007.9
ISBN 978-7-212-03112-1

I. 雷… II. 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48393 号

雷震子



陶正直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编:230071

发 行 部:0551-3533258 3533292

编 辑 部:0551-3533273 3533270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制 版:合肥市中旭制版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合肥芳翔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 印张:16.25 字数:207 千

版 次: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12-03112-1

定 价:26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雷震子



CONTENTS

孤独的人是可耻的	001
忧郁河上的桥	125
雷神雷震子补记	250

第三集

孤独的人是可耻的



目录

- 第一回 小女名灯草 / 004
第二回 刚柔钟定名 / 015
第三回 春溪牧马人 / 030
第四回 乌水渡怀古 / 041
第五回 雨晴如方山 / 052
第六回 七色心愿花 / 065
第七回 有客远方来 / 077
第八回 密林深似海 / 089
第九回 持剑道偏正 / 102
第十回 寂寞沙洲冷 / 113



第一回 小女名灯草

巍巍群山，连绵无尽。山中苦短，草木疯长。不知不觉，又遇一春。

而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，又怎么能像人间那样，非要强行分出个春夏秋冬来呢？俗语说“一山有四季”，山中修道之人自不会作那伤春悲秋的无聊事，也只道是年年如一日，岁岁若今朝，倘若是有人撞天钟也能撞出个大道来，也姑且算作众人于清淡中多出个闲话罢了。

罢了，罢了！可偏偏有人会因春天的到来而感到快乐，有时他也禁不住会生出些许感伤。只可惜此人还是个孩童，即便到了今岁燕子衔泥的时节，他也方才度过他来到此人间的第十一个春天。

其实，此孩童也算有趣，从出生到如今，可谓生于山，长于山。只是刚在人间停留了十来日，如今的快乐怎地就多了些寂寞孤独的滋味呢？于是，他低首对着小草问道：“小草儿，你还好吗？”小草不答。他又对着林梢间的麻雀问道：“小麻雀们，你们与我说说话，好不好？”麻雀们却听不懂，待他走近，俱振翅飞走。孩童感到无趣，一路孤单，连山光也将他的影子拉成斜长，只在此山路台阶的晚照中，逐级蜿蜒。

骑牛山据说共计有十万八千个台阶，而按清流宗规矩，每一个门下弟子登一回山，即作一次修行的苦旅，又上下往返，途经三十六小天，也就像是行了一个周天。当然，这十万八千个台阶于一般人而言也不是那么好上的，险陡不论，若至白云峰顶，更经冰雪霜风等诸般劫难，最后方才到达紫极宫，想凡人未得至此，怕是早已绝力止步了。



清流宗作为道门三大源流之一,可谓源远流长。前朝宋泰年间,大儒杜光远作《神州名山记》,其中就有论,认为骑牛山为仙室,有七十二峰,三十六岩,二十四涧。地势雄伟,为上古圣人驾青牛而降,作炼丹之所,这或者就是骑牛山名字的由来。但仙迹至今已不知几千年矣,或早湮灭不可传于人间,令世人无法考证寻觅。而自古修大道之人也自是隔绝于世,即寻道骑牛山,隐于其中,作太上忘情,正所谓“充耳不闻人间事,涓涓清流入心田”。可即便如此,前朝以来,论七百年间,其名传于世者,就计有陈蓑、唐怀素、张大卣、汪思颢等人先后成道,而近一百年,更有邓安虚得上清五雷诸法之妙,入世解得北黎罹万恶法师鬼兵之厄,清流之名由是大盛于人间。后,邓安虚在紫极宫参透大道,破虚空而羽化飞升。庆禧八年,圣降诏赐号体玄妙应安虚真人,至此,清流已隐然为天下道门之首。

孩童又如何知晓这些,想他一个人在山中行走,怎知晓什么大道小道人间道?只是此时天光渐晚,见山道上来往门人渐稀,他也晓得若他这般一个人偷偷溜出来,虚晃了大半日,也应该到了回去的时候。

幸好他回去的地方并不算远,只需再爬上五百来个石阶,有一处名会仙馆,占地约有十五亩,为清流俗家弟子的居所。孩童自月前被陈纶从莒城带回清流,也被暂时安排在此歇息。

不过,孩童并不喜欢那里。初时,他与那些清流俗家弟子住在一起,见其中与他年岁相若的也不在少数,自也觉得新鲜。可未及三两日,孩童就发现自己与那些人格格不入,他们都笑他是“土包子、二愣子”,以孩童脾性,怎忍得了旁人的嘲笑,自少不了怒目相对,可愈是如此,愈争不来他所想要的那口恶气,未得三五日,也就落得与旁人愈发疏离了。

可是毕竟不比昔日的甘山狐谷,若没了去处,连个清净也寻不到。眼下孩童的心思可谓是乱了。夜风呼啦啦地吹个不停,隐约听见山中似有狐悲兽啼,孩童这眼泪也不知怎地就落了下来。

此时，半山窝处，早已亮出了灯火，一丛一丛的，在夜色中甚是好
看。时有俗家弟子三三两两地从孩童身边笑语着经过，大多对他视若
无睹。当然也有人会斜眼瞟到孩童，只作掩嘴轻笑一声，或交头接耳，
窃窃私语。孩童自是晓得他们在议论什么，也只将闷气堆在心头，连脚
步都变得迟滞了起来。

会仙馆据说起建于庆僖九年，也就是邓安虚真人在紫极宫勘破大
道、羽化飞仙的后一年，而圣降诏天下，世人皆向道，莫不以清流为尊，
于是不远千里，纷纷遣送子女入得骑牛山，以期望它日能结得善缘，以
耀门楣。可是此于清流来论，终究沾染了红尘，惹了世俗，是拒也不好，不
拒则更是为难。幸得安虚真人的第七徒刘火弓作出一策，开辟出骑牛
山山脚的一个盆地，作为临时修真馆，以寄世俗向道之人。此修真馆初
时也只是三间草屋，甚为简陋，粗茶淡饭，更作日常。想那些远道而来
之人，在人间大多非富即贵，又怎受得此苦，纷纷捐银捐物，解囊相授。
加之自庆僖之后，数代帝君均亲临骑牛山敬祭，参作金箓大斋，伴而御
赐清流之钱财，无可计数。于是乎，未到百年，这昔日只作寄身的三间
草屋，如今已建得屋瓦连绵，从山脚蔓延至山腰，世人皆称会仙馆矣。

想此时距离去年岁末举行的金箓大斋，也只月余，会仙馆更见熙
熙攘攘。只听那山中仙乐徐徐，晚风阵阵当中，松涛如海，灯火在山林
间，幻成七彩琉璃之色，来往之人俱着大袍葛巾，足踏云履，行若当风，
如若神仙中人。即便也有若孩童一般年岁之道童，也都是青绿绢衣，头
挽道髻，面色油光红润，或动或静，瞧来也个个不俗。孩童却视若不见，只一个人穿过人群，半眼也不瞟及正门，也不学
众人样去朝拜尊神，只低头沿着一条碎石铺成的小径，再穿过一座半
圆拱门，行不到半炷香的工夫，便来到他的住处。

其实，若论孩童的住处也算宽敞安静，此也为陈纶所特意安排。一
间大屋，也只七个与孩童年岁相仿的人间富家子弟一并同住，与那些

一条大炕，夜里连排睡上数十人的拥挤住处相比，显然，孩童的待遇并不一般。

孩童的前脚刚及踏入门内，原本嬉闹的房舍忽地一静，随后就听一人笑道：“二愣子又闲逛回来了。”众人哄笑，孩童自是怒目相对，而说话的人则是一位大约十四五岁的少年，虽也作青绿绢衣的道童装扮，但相貌不凡，立在众少年中，尤其醒目。他名叫鲍参门，乃古黟一位大富之家的子弟，前年秋月上山，后拜在多宝道人纪在渊第五徒李厂的门下，也甚得李厂器重。

见孩童停步，只作怒目圆睁，众人更笑。鲍参门则笑容一收，对着孩童稽首道：“圣人曰：不尚贤，使民不争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民不乱。是以圣人之治也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恒使民无知、无欲也。而吾见二愣子后曰：不尚闲，使其不睁；不贵难得之货，使其不为盗；不见可欲，使其不乱。是以吾之治也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恒使其无知、无欲也。使夫知不敢。”云云。此言一出，屋中立时一静，孩童更是瞪大眼珠，由愤怒而转向迷茫不解。隔了半晌，终究有人忍不住捧腹笑出声来，随即鲍参门故意问道：“诸位道兄，适才吾于二愣子之言，不知可否？”众少年俱异口同声道：“大善！”想鲍参门适才所念及篡改句意的话，乃《道德经》中文，为清流门下弟子必熟诵之语句，诸位少年一旦省过来，又岂不知鲍参门语意。可是，以刚入骑牛山未久的孩童又如何知得？只待众人俱指着木呆在原地的孩童，作哄堂大笑，孩童终于面色一红，可他到底是半点不懂，只得在肚内又添了一道憋屈的闷气，偏是无法当场发作出来。孩童低下头，径直向他的床铺行去，众人虽笑，却俱知孩童的性格古怪，也不强行阻之，只任由他爬到铺上，作蒙头大睡之状。有少年笑道：“二愣子，怎地气得都不打算吃饭了？”孩童蒙头不理，又有一少年大喊道：“二愣子，今晚可有许多你喜

好吃的好东西，有太虚丸子，你可千万莫错过了。”

闻言，孩童立即身躯一震。见状，众少年顿时纷纷笑着接口道：

“有五菌汤！”

“有黄芪竹荪！”

“有八宝饭！”

“有四方肉！”

每报出一道菜名，孩童的身躯就是一动，最后就听一少年大笑道：

“今晚有白果炖鸡，那肥鸡味道可真好啊！二愣子啊，我估计你若吃来，是肯定要破掉你刚来的那日一餐四大碗白米饭的纪录的。”

众少年均大口称“善”，又纷纷作各种怪笑，孩童终于一跃而起，红着双目怒道：“我不吃你们这些臭人的东西，什么臭鸡臭肉臭豆腐臭狗屎，我通通不吃！”说罢，孩童再也忍不住，抢天呼地大哭起来。

可叹这场好哭，直哭得三尸神一并瞠目，只剩下屋内静悄悄的，也似愁云惨淡，如鸡飞鸭走转眼人影皆空，而后，孩童积郁了十数日的憋屈闷气，仿佛要一股脑随着哭声吼喊出来，又哪听得半句身外好言坏言来劝骂。渐渐的，天也黑了，人也散了，孩童也哭到精疲力竭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就抱着个湿漉漉的枕头，胡睡了起来。

梦中似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甘山狐谷，那里四季如春，山中小兽乱奔，孩童想跟在它们后面欢乐地奔跑，却如何也跑不起来。

又梦见对面的山涧哗哗地流淌，各种长着美丽羽毛的山雀鸣得脆响，听得孩童想大声歌唱，却唱不出来。

偏偏他梦见了搭在凹处的三间茅草屋，他看见了小茵在太阳光下匍匐着身子，盯着一只花不溜秋的大公鸡一动不动。还有隔壁的房间，貌美如花的严芷正坐在一张花床上，对着一面温润如玉、巴掌般大的镜子，细描着眉。甚至孩童还看见周篱恶煞着脸，在屋檐下面的一块青石上磨着钢刀，嘎吱作响。这一幕一幕，均是那么生动与亲切，以至于孩童多么想再走近一点将她们好好看个清楚，一日不见，竟如隔三秋，

他原以为见到她们，他会幸福得如在云端微笑，未曾想眼泪却顺着脸颊拼命地流淌，一直淌啊淌，直到他看见婆婆弓着腰，坐在土墩子上，微微咳喘，婆婆面目慈祥依旧，却已是白发苍苍。

孩童终于压抑不住，只在梦中大声哭，大声喊，却哭不出来，也喊不出来。四面一片混沌，隐约中，仿佛有个宫妆的女子，轻抚着孩童倔强而凌乱的发髻，只叹道：“雷……震……子，你……不……要……伤……心……啊……”

猛然惊醒，坐在床榻上，脑中混沌一团。揉揉眼，眼中泪水依然，房舍里一片寂静，只隐约听见周遭熟睡的少年发出细微的鼾声，此起彼伏，显然早已夜深，孩童忽然感觉他于一个极其陌生的环境当中，心中平添许多惶恐。幸好一缕月光透过门隙折射了进来，在那昏黑的地上洒出碎点，如同白色的野花朵朵。

禁不住起身，浑若失神地推开房门，冷风扑面，吹得孩童本就凌乱的发髻，一下子就乱糟糟的，先前梦中的狂热也一并变得冷冰冰。而此处虽在山中，屋瓦层叠，几处古枝如蛇曲，只勾现出一方天空，却哪有半点月光。

009

孩童叹了一口气，此叹过后，彻头彻尾，无不冰凉。他反身轻轻地将门掩上，而后，振了振神，又沿着白日的来路，向外行去。

山中苦短，日复一日。人所居住的屋宇对门而设，中为一条曲折的小径，两面人之酣睡声如潮，人在梦中，千姿百态，又怎复白日里人人俱作仙道之状。而夜空有雾，路边种有盆花树草，又哪能作出个世外胜景，恹恹倦倦，只当是尘俗作烟，猪油蒙了心灵，将一切虚掩得朦胧胧，昏暗暗，看不真切罢了。

孩童心中作烦，空腹作呕，只若行尸地行了大约一百来步。忽然，眼光一瞥，心中立然一静。只见在那一侧，摆放着一口三尺来高的大缸，缸中清水满盛，周遭昏暗，为何那缸中水却若一湾清琼？

原来一缕月光不知从何处飞来，正投射在缸中水，也作水中月。水

似明镜，不生褶皱，光照水中，淡淡真真。孩童只凝视了半晌，竟生出某种渴望，抄手入水，水冷刺骨，却泛起涟漪。孩童低首浅啜，唇触水面，心静若水，那熟悉的感觉竟似复来，一道冰线入腹冲脑，神清气爽。

饮足了水，水中月早已破碎。可孩童却终是恢复常态，白月光也不知不觉照在前路，一路倾斜。

月光照身，清风徐徐，白日的拱门紧闭，可孩童也不在意，只径直走近了，用手一推，门应手而开。门外则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。

一片松涛苍柏，树身挺拔，枝作道劲，如笔走龙蛇。东面则是竹枝摇曳，沙沙作响，时有夜鸟低和几声。可这些又怎比得过那在云端月映下的山之连绵，也只在此时，夜深人睡，洗尽了白日的浮华，终复静谧之原貌。

孩童立在原地，神驰不知多久，忽然，腹中咕噜作响，饥火作燃。可此刻又怎寻得口腹之欲？只东张西望，寻到个老树盘根之地，解开裤子，以解尿急。

偏是早已无歌，昔日的欢乐童谣也已随风而逝，只听得那水泼地上一般的簌簌作响，如夜来春雨，又怎知不是万物复苏，千万根竹笋一破土，重寄希望来。

可终究是孤独，夜鸟掠过，若越寒潭无影，孩童冷不丁在夜风中打了个哆嗦，抬头望着老树默默苍苍，终究无人来陪伴。

也就在孩童勉强挤出一抹自我安慰的笑容之时，隐隐竟听见有人在哭泣，那声音细若管箫，化在风中，又若溪水漫石，雨破清明。

可终究是听得清晰明白了，孩童拎着裤子，只往东面快步走去。不一会儿，就见一座石雕神兽下，正蹲着一个弱小的身影，其状若女童，在夜风中瑟瑟作抖，其影模糊，忽隐忽现，不过，她显然是在哭泣。

见她缩着身子，捂着脸儿，哭得好个伤心。孩童一下子就忘了心中的疑惑，只蹲下身来，怜惜地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呀？”

那女童却是不理，只呜呜地哭得愈响。难得孩童此时耐心尤好，又温声说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不要伤心难过了，其实，我也想哭的，只是若有人来陪我说说话，我也就不难过了。要不，我来陪你说话，好吗？”说话间，孩童挪动身躯，将身子与那女童靠近了许多。而那女童虽仍在哭泣，但明显声音弱了许多，只作抽泣，其形也在孩童的温言中凝聚了些许。只见她头扎羊角小辫，系红头绳，身着一袭碧绿的春衫，非麻非布，只是捂着脸儿，手腕细若骨柴，且发着青乌的颜色。

孩童又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怎么大半夜还一个人在这里？”正问话间，那女童的哭声又响，显然对孩童的问话不甚满意，孩童自是感应到她内心的不满，于是奇道：“小妹妹，我说错话了吗？”

女童依旧不理，哭个不停，哭声渐而低弱，其形也趋弱散。见状，孩童顿时急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不要生气，我……我若说错了什么，你……你也不要着急，我……我能帮你什么？”

此言一出，说来也生奇怪，那女童的哭声忽然一顿，见状，孩童心中暗喜，虽然那女童又唧唧唔唔地哭了起来，孩童却稍觉安心，又接着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要我帮你什么，你说呀，你快说呀！”

女童一边继续捂脸哭泣，一边抽出一只手儿，翘起她那细若葱管的指头，朝上指了指。孩童连忙抬头，只见头顶一轮苍黑的夜空，别无他物。

那女童哭声再响，手指又指，只是这回稍微侧出个角度，孩童顺着方向看去，终于心中一动。

“莫非是这石雕的怪兽儿像？”孩童轻声问道。那女童虽不作答，但哭声终是止住，先前伸出的一根指头也只作勾了一勾，而后，慢慢缩回。

见状，孩童立起身来，将那石兽仔细打量。只见此石雕，卧地二丈，形类马，有鳞鬣，浑身又雕有火焰纹缠绕，其首朝天，瞧来甚是威猛。

孩童自是不识此兽为何物，但见那女童伤心哭泣似是缘于此，便手触石兽，只作怒道：“你这头恶兽，怎地欺负小妹妹，难道你不晓得，小妹妹哭得多可怜啊！”

石兽又怎听得孩童言，只纹丝不动，反而那女童哭声骤然又响，孩童心下着急，偏是无从下手。于是左推右看，口中喝骂，均无济于事。正在焦急间，斜眼瞥见，石兽足下踏一火影，蔓延及尺，正触在女童碧绿衫儿的下摆一角。孩童顿时一个低身，一把就抓向那团火影，未曾想却抓了个空。五指摊开，空空如也，哪有半点火色。

正惊异间，就听一声呻吟，孩童寻声一看，又是一惊，只见适才还蹲在近前的那个女童，已在丈外一株老树盘根处，缩身一团，只是哭声不再。

孩童也不多想，直快步上前，只作熟稔地又在近前同样蹲下身来，轻声问道：“小妹妹，你不用怕，有我在，那只石头做的歪脖子恶兽儿，奈何不了你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孩童略有得意地扬了扬头。

闻言，那翠衫女童则低首似是害羞的样子，虽不作答，孩童心中也感甜美，又道：“这位妹妹，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呀，这个地方可一点也不好玩，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孩童略微一怔，随即叹了一声。那女童似能感应到孩童心中的苦楚，隐约间，孩童也听到她似是轻轻叹息一声，如九月的秋风，吹过山林，满目枫红落叶，竟是惆怅不舍之意。

只此一应一和，忽然就一下子平添诸多亲切，原先的孤独也仿佛在瞬间一扫而空。孩童翘着眉毛，干笑了一声，眼却瞅着那女童平放于膝上的一双小手，细白柔嫩，仿佛吹弹即破。而由于她低着头儿，风吹得她耳畔几缕调皮的发丝飞舞，露出一截欺霜赛雪的颈项，在月光映射下，线条柔美异常，纤毫毕露。

孩童心中忽然如打鼓，喉中麻痒干涩，挤了半天方才挤出话来问道：“你……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隔了半晌，也未得一语，只觉寂静得令人心慌，孩童只在旁屏住呼吸，生怕希望落空，欢喜旁落。

“啪”的，一枚去年结的松果被风吹得坠地，带起几根新发纤细嫩绿的松针，散落下来，飘飘荡荡，未曾想其中最细的一根，正落进孩童的衣服领

子里，惊得他如被蛇咬，猛然跳起。也正当孩童暗骂“该死”，脸涨通红，伸手将那根嫩绿的松针摸出，揉成数段之际，就见她低声说道：“我……叫……灯……草……你……不……是……知……道……的……吗？”

她话说得很慢，音节念得破碎，而且轻若风吹即散，当孩童听她说完最后一字，再将那十一个字在思绪中组成一句，孩童终究一愣。

正在这时，就听山门那边有人喝道：“半夜三更，谁在那里，胡言乱语？”

此声喝问，初时听来不重，却若能笔直传到近前，如作雷音。显然来人以道法真言喝出此语，孩童虽不在乎，可那女童却“倏”地没土而入，一下子无影无踪。

一连串的变化太快，孩童还来不及反应，那人已行到近前，只见来人一身道装，三十来岁年纪，留长须，背古剑，正是在渊七子中的“玄天尺”李厂。

孩童提着裤子，翻眼道：“还怪事呢，谁胡言乱语了？大半夜，清稀鬼叫的还不知道是哪一个？”孩童自是认得李厂，想他本来就对陈纶一肚子意见无处撒，加上李厂这么突然横插一脚，惊跑了那个女童，他如何会有好颜色。

见是孩童，再斜眼瞥了瞥那只朝天的石兽，李厂倒是呀了一声，随后他面色如常，只冷目道：“山中夜冷，你还不早点睡，明日还要上山。”说罢，李厂也不待孩童同意，只一把牵住孩童的手，任凭孩童挣扎，就将他往住处领去。

孩童初时犹还大嚷，可到了拱门处，顿时无声，顺而回头，只见那株古树下，风吹枯草，飘摇乱舞。只不知若是沾染晨露，经过春风化雨，明日是否有株令人期待的小草破土来？

这一夜，孩童竟是无梦，甜睡到天亮。

